

19

策划/傅廷煦 主编/吴向东

品途

PUBLISH

04/11

PINYI
CULTURE
DEVELOPMENT

江西美术出版社

禅与诗画(二)

甘肃居延汉简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
名家朱新建
呼唤《绘画大师》的时代

19艺术专

系

江西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品逸. 19/吴向东主编. —南昌: 江西美术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5480-0917-7

I. ①品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美术批评-中国-文集②中国画-美术批评-中国-文集 IV. ①

J052-53②J212.0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57514号

策 划 傅廷煦
主 编 吴向东
艺术总监 李文亮
艺术统筹 汪为新
执行主编 郑相君
副 主 编 郑小明
学术顾问 吴悦石 田黎明 刘进安 边平山
学术编委 孔戈野 雷子人
刘 墨
责任编辑 陈 东
装帧设计 品逸工作室
特约编辑 刘小峰 王清华



[19]

出版发行 江西美术出版社
地 址 南昌市子安路66号
网 址 <http://www.jxfinearts.com>
邮 编 330025
监 制 品逸文化
合作媒体 雅昌艺术网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雅迪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 8
字 数 150千字
版 次 2011年12月 第一版
印 次 2011年12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80-0917-7
赣版权登字-06-2011-371
印 数 1-8000册
定 价 38元

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5381648

[目 录] contents

[画道幽微]	禅与诗画（二）	邢光祖 / 006
[名作鉴识]		/ 016
[故人散佚]	论道一家言	谢赫等 / 024
[翰香片玉]	艺概风流说融斋	许宏泉 / 026
	倪元璐手札赏析	/ 032
[材质流考]	甘肃居延汉简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	刘进宝 / 034
[品逸纵谈]	快意斋论画	吴悦石 / 046
[国宝勾沉]	人来得书帖新岁展庆帖/ 志宏谈国宝	任志宏 / 048
[画人琐记]	不肯去观音院	丰子恺 / 050
	王先生	汪为新 / 053
[品逸轩台]	呼唤“绘画大师”的时代	/ 055
[收藏逸事]	收藏之“癖”（二）	佚名 / 060
[品逸聚焦]	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什么	朱新建 / 063
	云涌太行山水秀笔舞墨彩泛华滋	兰 平 / 085
[品逸撷华]	高致之相	汪为新 / 101
	雅健从容见风神	祝振中 / 113
[品逸观察]	展览 / 市场 / 新闻 / 文摘	/ 120



品寶笈精萃掇盛
世遺珍藉古以
鑑今溯源而開新

PIN BAO JI JING CUI DUO SHENG

SHI YI ZHEN JIE GU YI JIAN JIN SU

YUAN ER KAI XIN

品逸文化
PIN YI WEN HUA

禅与诗画(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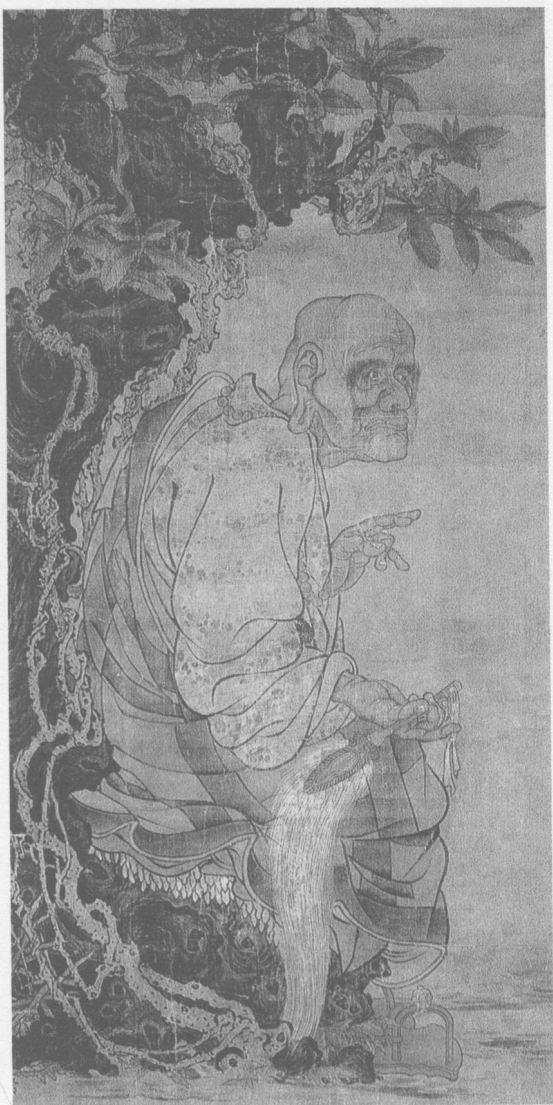
HUA DAO YOU WEI
PINYI CULTURE

文 / 邢光祖

东海大学徐复观教授所著，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投资印行的《中国艺术精神》一书内，论到“魏晋玄学与山水画的兴起”时，指出宗少文《画山水序》和王微《叙画》为中国最早的山水画论，戴逵是中国最早以山水画著称的画家。徐教授并指出宗炳、王微及戴逵都是飘然物外的隐逸之士，均以庄周为思想背景，而庄子所说的“道”，即中国的艺术精神。笔者窃尝认为中国艺术精神，是儒道释三家思想融凝而成的结晶；本文特别指出中国的田园诗与山水画的崛起，适在原始佛教一变而为中国教外别传的禅宗之际，值得玩味。即以山水自然诗画而论，儒家乐山乐水之旨，吾与点也之趣；佛家唯心唯识之义，抗迹烟霞之表，不能说与山水自然无关，决非老庄玄学所得。就以徐教授所举宗炳、王微及戴逵三人来说，晋释慧远讲经，宗炳“执卷承旨”（见《高僧传》初集卷六第十二页）；王微为宋释道生立传，比之郭林宗（见同传卷七第十一页）；戴逵于度江以后，与王导等“稟志归依，厝心崇信”（见同传卷七第十三页）；据上所引，又安可直指宗氏等三人仅以庄周为思想背景？尝谓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思想主流，除“自我的觉醒”外，是儒道释三家的融和。这一时代，渗和三家而偏于儒的是陶渊明；偏于佛的是谢灵运，偏于道的是郭景纯，其融和三家思想而不践于迹的，也许可推书圣王羲之。《兰亭》一序里，所谓“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”，或是儒家的意趣；“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”，想系老庄的本色；所谓“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”，“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云云，蕴有佛家的意味。

然而就事论事，佛学的成为禅宗，老庄居启迪之功。这一时代的多数高僧，诸如支遁、僧虔、慧远、道融、僧肇、慧严、僧瑾、昙度、弘充、僧慧、法安、昙斐等，大都是从儒业经由老庄而迈向佛学的。当时佛家奥义，所译的经，所撰的论，也无不是藉老庄的词藻而阐发的。惟佛家可以充实老庄思想的地方也多：无欲至足，可发庄生逍遥的真谛；度己度人，可除道家栖虚的颓风。”

吴经熊先生在所著的英文版《禅学的黄金时代》一书中，曾谓：“私衷认为禅宗从大乘佛教恢弘冲力中获得其最初的刺激，否则这一劲健活泼的精神运动，即使藉老庄哲学的重振，也无法创始的。说来可能是矛盾，但事实是由于大乘教的冲力，导开老庄原先的透辟识见，在禅的方式上而获得真正的重振与发展。正如梅登（Thomas Merton），凭其敏锐的观察所指出的：“唐代的 中国禅师才真是继承庄子思想精神的人。”吴先生继谓：“禅家基本的透辟识见与老庄相同”，这话并不过分。道德经的第一、二两章构成禅的形而上的背景。铃木博士曾以极公平坦率的态度说明禅与庄子的关系，他说，“禅的最显著的特征，是对于内心自证的贯彻”，他并认为“这与庄子所说的心斋坐忘与朝澈相应。”如果这话属实，相信不存偏见的人不会作旁的想法，这就是庄子主要的透辟识见，构成禅的核心；其唯一的不同，庄子仍是一种纯粹的识见，惟于禅家，这是最主要的律例。就在这种律例的发展上，日本近代的禅学，曾有重要的贡献。



从宗教哲学而论，除了庄子形固可使槁木，心固可如死灰，与小乘厌身如桎梏，弃智如杂毒，化火焚身入无为界彼此相应，及庄子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热的至人，与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焚的阿罗汉又相应，“只作得佛门中小乘声闻人”，



与禅家度己度人的宗旨，有乘之大小的基本区别以外，所谓“吾丧我”，在于泯除物论；所谓“大人无己”，在于任物；所谓“庸讵知吾所谓吾之乎”，不过是庄周梦蝶的重申而已！与佛学所说的“诸法无我”形似而质异。“诸法无我”，非但否定印度婆罗门教所标举的“我即梵”、“梵我一如”中的“我”的自体，并从万物无自性作主宰以言“无我”，奠定“空”的第一义。但嗣后一般二乘又以“无我”为究竟，佛陀于是随缘说法，揭出“常乐我净”；藉无我以破有我执，藉有我以破无我执。中国禅家则并不从事形而上的无我的否定，而采用直取真我，也就是圣凡均具的自性的手法。所谓真我，或称为“人”，或称为“道人”，或称为“无位真人”，或称为“无依道人”，或称为“弄光影的人”，或称为“无事闲人”，甚至直称为“我”；惟所谓“我”，是指“心”，指“一心”，指“本性”；指“自性”，甚至又说“无心”。禅家说我仍非我，非我亦即我，这是禅家特殊的作风，与庄周的偏于“吾丧我”及躰体离形，物我两忘的心斋坐忘朝澈的一边，有

所不同。

老庄的“无为”，相当于禅家的“无事”；老庄的“无名”，相当于禅家的“无言”；老庄的“清静”，相当于禅家的“空”；老庄的“自然”，相当于禅家的“法尔”；老庄的“坠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道”，相当于禅家的放下身心，放下万缘的作略；老庄的“朝澈”，相当于禅家的心空境空；老庄的“用心若镜，不将不迎，应而不藏”，相当于禅家的善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的旨趣；以及老庄的灵府、灵台、真君、真宰，几已直透禅家的真如本识，而抵于证悟。然而老庄所得的悟，也许仅相当于佛果所说“情尽见除到净裸裸赤洒洒处，豁然契证”的“入理之门”；也许仅相当于大慧在天宁听到“薰风自南来，殿阁生微凉”时，忽然前后际断，动相不生的田地；也许仅相当于钦禅师在蒲团上豁然一开，有如天塌地陷，直觉森罗万象，眼见耳闻，“元来都是自己妙明真性中流出”的境界；要到这个地步固然不易，但还只是禅家的“光影门头”，以后大有事在。

窃尝从艺术的观点，以论老庄，认为老庄虽亦强调“自然”，然其所谓“自然”，并不是指大地山河的自然，大抵是指天地万物的本然，就哲学思想来说，老庄所谓自然，似与西洋Stoics所标举的Phusis相近，与诗家艺人尤其浪漫主义所说的自然，貌同而心异，这也许是刘彦和直指“庄老告退，山水方滋”的原因之一。不过，老庄对于中国艺术，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；可惜的是中外学者，只是撷拾前人的唾沫当作蜜钱，或是强作奇异的解会，自鸣得意。老庄在中国美学上的贡献，大抵是在艺术功夫的一点上，轮的得之于手，应之于心；庖丁的依乎天理，以神遇之；梓庆的以天合天，器之疑神；纪宾子的祛除盛气，以求德全；而庄周之梦为蝴蝶，蝴蝶之梦

为庄周一问，上承孔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意，下开中西学人物我移情之理，世皆传诵，实在难得；老庄的成就处，在此而不在彼。

上文曾经指出，诗即是禅，禅即是诗，似乎过于笼统，应该再作进一步的分析。第一，就源流而论：商宝意所说的“诗学等禅宗，千古渊源共”，及仰山慧寂所说的“千江共一月，水分体不分”，这种相共的渊源与不分的本体究竟是什么？禅家指出这是心，这是性，这是自心或自性，是本自具足，不假外求，不离世间，不离众生，包含万法，随缘显相的本心与自性，所以说：“一切声是佛声，一切色是佛色，尽大地是个法身”。至于诗，《书经》说：“诗言志”，所谓“志”，“在心为志”；王渔洋用譬喻的说法谓：“何谓志？‘石韞玉而山以辉。水怀珠而川以媚’是也”。禅与诗所共的渊源或不分的本体，应该就是这颗本源的心。第二，就性情而论：陈宏绪《与雪崖书》内曾谓：“诗与禅相类，而亦有合有离。禅以妙悟为主，须从最上乘，具正法眼，悟第一义，而无取于辟支声闻小果，诗亦如之，此其相类而合者也。然诗以道性情，而禅则期于见性而忘情。”说诗者曰：“情动於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故嗟叹而咏歌之”；申之曰：“发乎情，民之性也；”是则诗之所谓性者，不可得而指示，而悉徼于情，而禅岂有是哉！一切感触，等之空华阳焰，漠然不置怀，动于中辄深以为戒，而况形之于言乎？是故诗之攻禅，禅病也；既已出尘埃而学禅，其又安以诗为？世之离禅与诗为二者，其论往往如是。弟窃以为不然。今诸经所载如来慈悲普被，虽其行息，飞动，无所不用其哀悯，况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际乎？语情宜莫如禅，而特不以之泊没其自有之灵光耳！然则诗之与禅，其所谓合者，固有针芥之投；而其所谓离者，亦实非淄渑之别

也。由此可见禅与诗，同是性情的流露，禅家与诗人，都是性情中人。

禅与诗，除了渊源与共性情相同以外，并具一种功能，使禅与诗连结在一起不能分开的，便是我国所说的“悟”，日本所说的Satori，西洋所说的“直觉”，所谓“禅道唯在妙悟，诗道亦在妙悟”。大慧曾说：“士大夫多以有所得心，求无所得法。何谓有所得心？聪明伶俐思量计较是。何谓无所得法？思量不行，计较不到，聪明伶俐，无处安着者是。不见释迦老子在法华会上，舍利佛殷勤三请，直得无开口处，然后尽力道得个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”；当代心理学家黄恩（C.G.Jung）亦谓：“在处理特殊的情况，或逢到既定的价值论与概念论无法解决的形势时，必须使用直觉。”这里所说思想分别所不能理解，聪明伶俐所无处著，价值论与概念论都无所用，其唯一可资运用的功能，便是我们所说的“悟”，西洋所说的“直觉”。至于诗，也是一样。皎然说：“不思而得”，“宛若神助”。麦德裕也说：“文之为物，自然灵气；恍惚而来，不思而至”；这也是指“悟”或“直觉”。因为诗，跟其他艺术一样，是导始于直觉；在诗里，所有譬喻的使用，属于与科学迥然不同的另一种经验，不受科学武断的规律所限制，仅藉直觉始能达致。所以禅与诗，在其所同具的“悟”或“直觉”的功能上，又无二致。

诗与禅，都需要“悟”，然则什么是“悟”？怎样才是“悟”？如果所谓“悟”，像上文所说的，相当于西洋所说的“直觉”，然则什么是“直觉”，怎样才是“直觉”？中国所说的“悟”与西洋所说的“直觉”，究竟有无不同？这两种神秘经验与美的或诗的神秘经验，是相似，还是相同？这些原是文艺批评或艺术哲学或近代美学上的基本问题，西洋自柏拉图之后，

中国自唐代以还，虽藉近代心理学及其他科学之助，所拟解答而还没有获得结论的问题。

根据中国禅家的意见，“禅”是“明心见性，直了成佛”，“悟”是明心见性的唯一法门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禅是众心中的一心，悟是万法中的一法。禅是本源，悟是达道。试以禅论，禅是无所不在，无一不包，山河大地，蝼蚁溺，都有禅，都是禅。再来说悟，非但是天人际会，心物一元，名法道德，致知造艺，皆须以悟为法，就是百工货殖，立身处世，都非悟不办。余大成说：“譬如写字然。自蒙童时，便学写‘上’、‘大’、‘人’。只只一个‘大’字，谁不会写？为什么写不出王羲之的‘大’字来？岂是蒙童‘大’字少一画，羲之‘大’字多一画耶？又为什么张旭无日不写字，直待闻鼓吹而后得笔法，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而后通神，此处正好著眼也”。张灏曾说：“军旅中也有佛法”，“军旅便是佛法”。彼谓：“横按莫邪，扫除孛誓；静以应动，动而能静者，自然直破巢穴，坐致太平矣！莫邪者，当人之智慧力用也；孛誓者，根尘中之影响也；巢穴者，起心动念之根株也；太平者，本来之现成活计也；静以应动者，二六时中直据本分之作用也；动而能静者，千应万变，而不昧乎本命元辰也”。事实上，佛果禅师早就说过：“上根利器，天机已具，唯务确实透彻；当受用时，握大机，发大用，先机而动，绝物而转。严头云：‘却物为上，逐物为下’；若论战也，个个力在转处，若能于物上转得疾，则一切立在下风，并归自掌握，擒纵舒卷，悉可点化。居常自处，泰然安静，不挂纤末于方寸，动而应机，自秉璇玑，回转变通，得大自在，万汇万缘，皆迎刃而解，莫不如破竹势，从风而靡；所用立处既真，用时有力。况总领英雄，驱貔虎之士，攘巨寇，抚万姓，安社稷，佐

中兴之业，皆只仗此一著子，拨转上头关键。万世不拔之功，与古佛同见同闻，同知同用”。铃木居士著《禅与日本文化》一书，指出日本人民日常生活动用，诸如柔道剑术诗书以及茶道，无不受禅的影响。据此，德人韩理格(Eugen Herrigel)论禅而大谈射术，英人华滋(Alan.W. Watts)论禅而大谈柔道；这些不过是张颢论法“静以应动，动而能静”，及佛果论机“立处既真，用时有力”的实践而已！此外潘吉朗(Maurice Percheron)论原子而揭出佛家所说的虚寂，贾宏(G.Cahen)谈物理而标举禅家所说的空无，认为空无是一切科学的终极，并且指出今后科学的方法，非但需要假设，甚至必须放弃过去根深蒂固的思想习惯；换句话说，需要悟。所以说：“达法之士，超出见闻觉知，受用见闻觉知，不住见闻觉知；直下透脱，浑是本法。此法非有非无，非语非默，而能现有现无，现语现默，长时亘然，不变不异”；所以说：“全世法即佛法，全佛法即世法”。

慧能坛经《顿渐品第八》曾经指出：“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；法即一种，见有迟速，何名顿渐？法无顿渐，人有利钝，故名顿渐。”又说：“汝师（指神秀）戒定慧劝大根智人，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”；“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，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。”后来圭峰宗密据此而谓：法无顿渐，顿渐在机：就教有化仪之顿渐，应机之顿渐；就人有教授方便之顿渐，根性悟入之顿渐，发意修行之顿渐；远推宿世，唯渐无顿，今之顿见，亦是渐薰而发现；这些大抵是指悟的顿渐之



机括而言。以悟与修的先后而论，则约可分为因悟而修的“解悟”，因修而悟的“证悟”，及顿悟顿修，一闻千悟



的“彻悟”三种。所谓“解悟”，是指先顿悟而渐修，如日光顿出，霜露渐消；如孩子顿生，志气渐立；如猛风顿息，波浪渐停；如明良顿成，礼乐渐学。所谓“证悟”，一指先因渐修功成而豁然顿悟，犹如伐木，片片渐斫，一时顿倒；犹如远游，步步渐行，一日顿达。二指因顿修而渐悟，这是说运心顿修，不是说功行顿成，如人学射，“顿”指箭头直注，意在中的，“渐”指日久学习，渐近渐中。三指渐修而渐悟，如登九层楼台，足履渐高，所见渐远，亦即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之意。至于“彻悟”，是指上上智根性，乐欲俱胜，一闻千悟，得大总持，一念不生，前后际断。中国禅家所说的悟，不是一知半解的悟，不是今日下得一转语，明日过得一因缘的悟，也不是大慧所说不知其数的小悟或一十八遍的大悟的悟。中国禅家所说的悟，是放身舍命，直下承当的悟，是悬崖撒手，绝后再苏的悟，是大死一番，再活现成的悟，是一悟千悟，触物圆通，头头上明，物物上了的悟，是“大根大智，以本分力量，直下就自根脚下承当，如万仞悬崖撒手，放身更无顾忌，教知见解碍倒底脱去，似大死人已绝气息到本地，大休大歇，口鼻眼耳初不相知，识见情想皆不相到，然后向死火寒灰上头头上明，枯木朽株间物物斯照，乃契合孤回回峭巍巍，更不须觅心觅佛，筑著磕著，元非外得”的大彻大悟。

因为根有利钝，境有顺逆，功候有到与不

到，机缘有至与不至的差异，所以悟非但有顿渐先后的区别，并且有大与小，彻与不彻的不同。禅家曾经按照次第与阶梯，把所悟的禅分为若干种。俱舍论、世间品，分禅为初禅天、二禅天、三禅天及四禅天计四种。圭峰在《禅源诸诠集都序》卷上之一分禅为外道禅、凡夫禅、小乘禅、大乘禅及最上乘禅（又名如来清净禅，一行三昧禅，真如三昧禅等）计五种。慧远“大乘义章”第十三分禅为禅、定、三昧、正受、三摩地、奢摩他及解脱计七种。《地持经》又分禅为出世间上上禅，如自性禅、一切禅、难禅、一切门禅、善人禅、一切行禅、除恼禅，此世他世乐禅及清净净禅计九种。由于悟有程度的区别，所以禅也有阶梯的不同；然而中国禅家所说的悟是一，所说的禅非二，是最彻底的悟，悟最上乘的禅，舍此不是悟，所悟也不是禅。要“舍却见闻觉知，舍却菩提涅槃真如解脱；若净若秽，一时舍却；净裸裸，赤洒洒，一闻千悟；由此直下承当，却来返观佛祖用处，与自己无二无别；闹市之中，四民浩浩，经商贸易，风鸣鸟噪，皆与自己无二无别。然后佛与众生为一，烦恼与菩提为一，心与境为一，明与暗为一，是与非为一，乃至千差万别，悉皆为一；方可揽长河为酥酪，变大地作黄金，都卢浑成一片，而一亦不立。然后行是行，坐是坐，着衣是着衣，吃饭是吃饭，如明镜当台，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，初不作计较，而随处现成”。这里所说的悟，谈似容易实

非容易，看似平常绝不平常。所以晦堂心和尚说：“予初入道，自恃甚易，逮见黄龙先师后，退思日用与理矛盾者极多，遂力行之三年，虽朔寒溽暑，确志不移，然后方得事事如理。而今咳嗽掉臂，也是祖师西来意”。白居易问如何是佛法大意，鸟窠道林禅师曰：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”。白曰：“三岁孩儿也解恁么道”。师曰：“三岁孩儿虽道得，八十老人行不得”。所以参须实参，悟须实悟，非但参须参透，悟须悟彻，并且参透后仍须行，悟彻后仍须修。

禅是一种神秘经验，禅家的神秘经验与耶教的神秘经验，小同大异。相同的是这两种神秘经验都是不可思议，难著言说，必须亲身经历的。其最大的异点，厥为耶教的神秘经验，确认上帝的客观存在与主宰一切，而禅家的神秘经验，认为除自性之外绝无其他任何主宰的存在。耶教的神秘主义，即使是西洋神秘宗里的大师欧楷特（Eckhart）或哲人费希特（Ficht）所叙述的，也仍是建筑在天人或心物的二元论之上，而禅家的神秘经验，自始即以一元为根本，以“无别”或空无为基础。所以耶教圣经所说“天主之国，即在尔心”，仍存“分别知见”，而禅家从“即心即物”，抵于“不是心，不是物，不是佛”，万物皆归于一，而一终亦抵于无；所以禅可说是与众不同的神秘经验。禅的神秘，与花开花落，日晦日明一样的神秘。禅是海，禅是气，禅是土，一切教义宗派游泳其间，一切出世入世呼吸其中，一切异花本草生长其上，禅是一切的根本。或者可以这样说：禅是山，禅是水，禅是天，禅是地，禅是春风春鸟，禅是秋月秋蝉，禅是夏云暑雨，禅是冬月祁寒；不特如此，禅是人，禅是人生，禅是软红十里，禅是僻巷一角。禅是人的自性的返照，禅是人的自性的发掘，禅是人的自性的开拓；禅所反照的是一切的本源，禅所发



掘的是万物的蕴秘，禅所开拓的是宇宙的境界。禅非但是“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海底行”，并且是“一念万年，万年一念”，超越时间的有限与空间的有垠。同时禅是行，禅是实践，心证与行为



相应，人格与活动一如，所以禅是积极的，现实的，可以勘验实证的。归纳地说，中国所说的禅，是宇宙人生，一切道及一切艺透过人的自性所辐射出来的光芒，是人的自性在宇宙人生，一切道及一切艺里面的自我透明。禅是一切相反相对的一如一元的神秘经验，是知者与所知，目的与方法，心证与实践的神奇会合，禅是人生观宇宙观及艺术观的合一。

悟是禅的勘验，悟是禅的实证。禅的生命所赖以存在的悟，如上所述，相当于西洋所说的直觉，然则中国所说的悟，与西洋所说的直觉，究竟有无不同？谈到西洋所说的直觉，应该追溯到希腊哲人柏拉图所说的“灵感”，柏氏论“知”，虽曾指出这种“知”，超出科学的范围，进抵直接的感受，不假思索，不藉理智，是一种“最高实在的直观”，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；然而无可否认的，柏氏的哲学与诗论，是建筑在神与人、善与恶、美与丑的二元论上的，这要等到亚历士多德，才把灵感与理性贯穿起来。从柏氏的“灵感”说，“新柏拉图学派”的傅丹纳（Plotinus）拈出

“绝对”以论艺术，奥古斯丁则标举数理以论神学；汤麦斯（St.Thomas）及新经院学派（Neo-Scholastics）则秉承亚历士多德，把灵感与理性，创造与行为，艺术与技巧并而为一。嗣后鲍蒂斯（Boethius）于知觉理智之外，另行举出“精诚”的名目。贾考璧首先标举与理性有别的“悟性”，夺西洋近代学人柏格森与葛罗齐的先声。

柏格森曾把宗教分为静的宗教与动的宗教两种；指出耶教的神秘经验，与历来个别偶然邂逅的神秘经验不同，是一种真正的神秘经验，从灵感而来的。柏氏论美感经验时，认为美感的状态与催眠的状态相似。至于直觉，柏氏指出如能松弛所用的心力，顺应自然，藉同情的影响，可以直透事物的本质，并可发现这些事物性质之多与奇；如果向内凝视，则可以检别内在生命的延续与鲜妍。直觉就是这种直观，艺术家所具特多，多数艺术作品是直觉的纪载，唯藉直觉始能深入实在的本质。葛罗齐把一切知识分为直觉的与逻辑的，个别的与一般的，藉想象的与藉智力而得的知识两种；直觉的知识是美学与艺术的实质，但他并不摈弃哲学的概念：“面上所搽的红胭脂，并不代表物理学家所说的红颜色，而是画像的一种特征”；“艺术作品虽具概念，然其整个的效果是直觉的；哲学论文虽具直觉，虽其整个的效果是概念的。”直觉就是表现，不能表现的直觉只是感觉；人的心灵藉表现才能直觉，因此，艺术就是解放，心灵的解放。

如果把西洋所说的直觉与中国禅家所说的悟相较，除了两者分别导始于一元及二元的基本理论，有所不同外，西洋的直觉，从柏拉图与亚历士多德所暗示的，以至柏格森及葛罗齐所直陈的，以及不来子（R.H.Blyth）在其所著《禅之英文学》一书内所胪列的英国诗歌，大抵只是一时一地一事一物之悟，只是今日下得一转语，明日

过得一因缘之悟，至多是臻抵心注情属，凝神忘我的境地，事实上还没有到达中国唯识学上所说八识中第七“末那”识境的悟，决不是中国禅家所说“悬崖撒手，绝后再苏”，“大死一番，再活现成”，“头头上明，物物上了”，一悟千悟，彻底改变整个宇宙观、人生观及艺术观的大彻大悟。西洋的学人所说的直觉，大抵是一些小乘声闻，至多是初禅二禅；决不是中国禅家所悟的大乘禅，最上乘禅；所以西洋的直觉，不是我们所说的正觉与圆觉。多数的西洋学人，根本没有领会德山宣监所说“无事于心，无心于事，则虚而灵，空而妙”的悟时心境，也没有领略牛头山法融禅师所说“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”，“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”的悟时动用；更不能梦想到诸如水潦和尚“自从一吃马祖踏，直至如今笑不休”的悟后境界。西洋学人所说的直觉，大抵是说时似悟，对境还迷，所谓“空中摄影非为妙，物外追踪岂俊机”？柏拉图至多是即心即佛，尚非无心无佛；亚历士多德至多是心境双融，尚非心境两忘；傅丹纳至多抵于“一”，抵于“神”，尚未抵于“空”，抵于“无”；柏格森与物相契，与我相混，至多相当于邵雍所说的“以心观心”，“以物观物”，尚非物我一元，无我无物。至于葛罗齐，直是禅家所斥的“口头禅”或“文字禅”。西洋的学人自柏拉图以至葛鲁齐，似乎始终没有摆脱洞山良价所指出的“见参漏”、“情参漏及语参漏”的三种参漏。所以直觉可说就是悟，但是西洋所说的直觉，并不相当于中国禅家所说的悟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